

我的父亲母亲丛书

竹馬當年嬉笑聲
百兒親何期日後天
當年影耳真
任
苗豐
雨兒妻期

父
懷小孫

我的父亲 张恨水

张 伍●著

WODE FATHER ZHANG HENSHUI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●我的父亲母亲丛书



我的父亲 张恨水

张 伍●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父亲张恨水/张伍著. -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2.1
ISBN 7-5313-2339-7

I. 我… II. 张… III. 张恨水-生平事迹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1643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阜新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246 千字 印张:12 $\frac{1}{8}$ 插页:2

印数:1—6 000 册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洪 钧

责任校对:李国宽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马寄萍

ISBN 7-5313-2339-7/I·2046

定价:20.00 元



← 20 世纪 30 年代的张恨水

↓ 1930 年刊于《上海画报》上的张恨水

✓ 万枚子（左）

张恨水（中）

左笑鸿（右）

（1930 年摄于北平《世界日报》社内）





↖ 张恨水与夫人周南（摄于1931年）

↑ 张恨水与夫人周南（摄于1932年）

↖ 讽刺汉奸张尔和的漫画
张恨水画于1938年（载于同年重庆
《新民报》副刊《最后关头》）



↑《新民晚报》之“三张”：张慧剑（左），张恨水（中），张友鸾（右）
（摄于1944年重庆）

↓张恨水1945年摄于重庆

↘张恨水1943年画于重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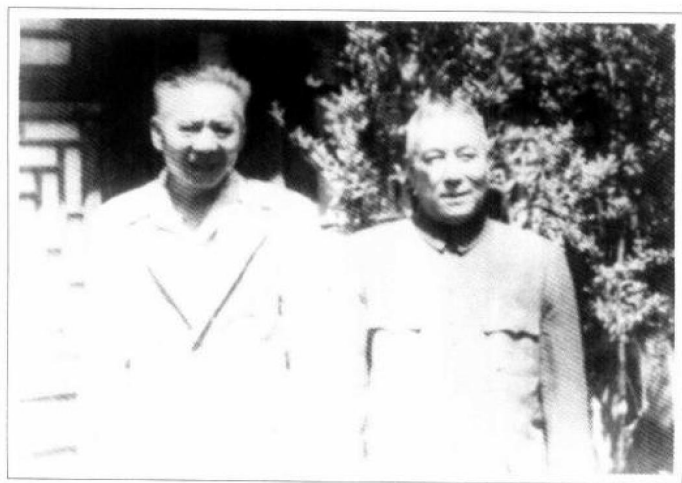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↑ 1946 年张恨水画于北平北沟沿南庐

↑ 张恨水诗稿手迹(写于 1954 年)

↓ 张恨水 1955 年与曹聚仁摄于北京家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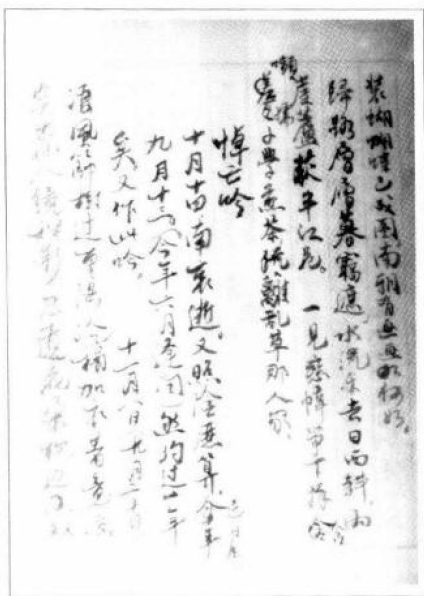


↑ 张恨水 1956 年摄于北京卢沟桥

↗ 张恨水 1956 年摄于北京

↓ 张恨水与张东野（左一）、周南（左二）、张羽军（右一，张东野二子）
1956 年摄于北京家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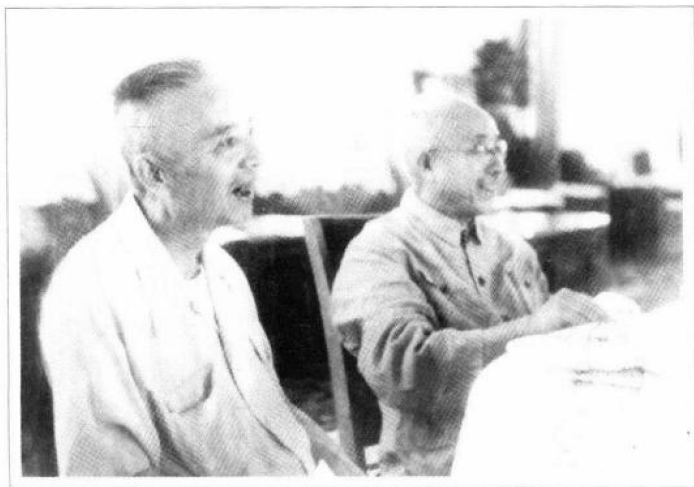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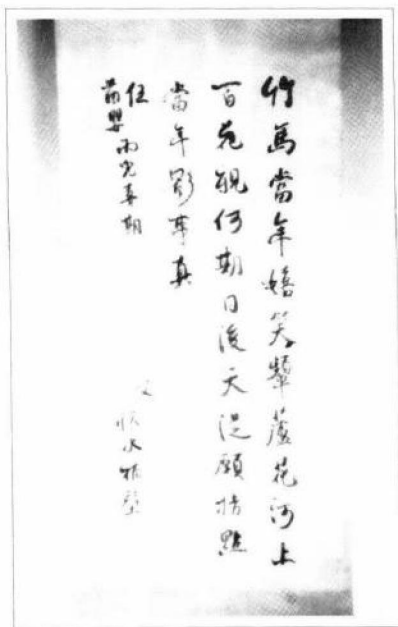


↑张恨水（右）与马彦祥（1958年摄于北京西山）

↗张恨水为夫人作《悼亡吟》（写于1960年）

↓张恨水与中央文史馆同事1961年摄于北京人民大会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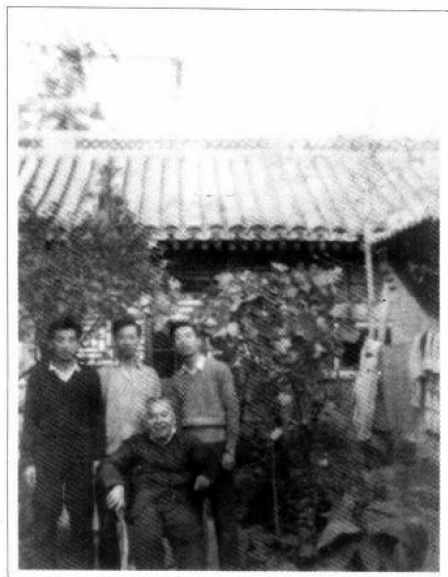


↑ 张恨水 1962 年于儿子张伍结婚时亲手撰写的条幅

↗ 张恨水抱张伍之女前儿 (1963 年前儿 100 天时摄)

↓ 张恨水 1962 年摄于北京家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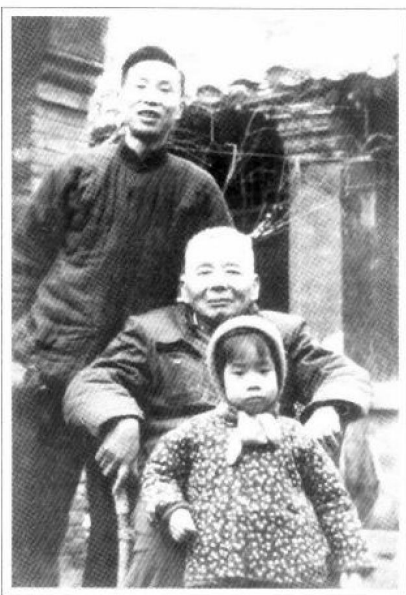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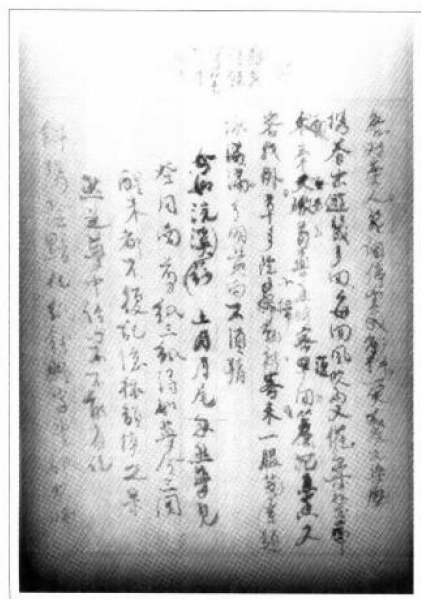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←张恨水与其子合影（左为二子张二水，中为三子张全，右为四子张伍，1965年摄于北京家中）

✓张恨水悼亡夫人周南词作手迹（写于1965年，此时张恨水握笔困难，为其最后绝笔）

↓张恨水与家人合影（1967年1月摄于北京，后立者为四子张伍，中为张恨水，下为张伍之女。此为张恨水最后留影）



自序

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三十四年，三十四个寒来暑往，就这么无情地过去了。俗谚：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可见，三十年在人生的旅途上是一段不短的时间，我也在这岁月流逝中，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，变成了已过“六十而耳顺”的老翁。虽然逝者如斯，然而，每当我回忆起和父母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似乎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，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幸福之中，父母亲的音容笑貌，宛在目前，好像并没有离我而去。我也经常梦见他们，在梦中，我又变成了稚气的顽童，依偎在他们的膝前，享受着亲情的呵护，这时，我自然会吟起父亲的诗句：“又听慈亲唤小名。”醒来，在温馨中则又感到怅然，这一切毕竟过去了，在追忆这些往事时，显得那么遥远，有时清晰，有时又模糊，闭目静思父亲母亲，对我是一种莫大的享受，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。

人，最大的无奈，就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。感谢造物者的安排，使我能够诞生在我的家庭，虽不肖如我，却非常

荣幸地有一位旷世奇才的父亲，一位贤如圣者的母亲，我热爱母亲，崇拜父亲。从我牙牙学语时起，就知道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因为孩提时代，往往会有人问我父亲是谁？我也会不经意地吐出：“张恨水”。听的人常常是先无反应，继而瞪大眼睛问：“张恨水？就是写小说的那个张恨水？”当我再次肯定之后，问者会带着惊异的眼光久久凝视着我，似乎在看从天上掉下来的外星人。这种情况经常有，我也就习以为常了。但是在我稚嫩的心中，却留下了一个天真的想法，以为每个人的父亲，别人都会知道，因为是父亲嘛！

父亲的一生，像一部绚丽多彩的传奇，读起来令人敬佩，令人惊奇，令人扼腕，也令人叹息。在他生活的七十多年间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他经历了清王朝、辛亥革命、北洋政府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社会主义中国各个历史阶段，这巨大的社会变迁，又和他坎坷漂泊的一生紧紧地交织在一起。他用他的笔，真实细腻地把每个历史阶段、诡谲变幻的社会众生相描绘出来，呈献给社会，让人们有所深思与反省。父亲正式发表的作品就有三千多万字，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！人们常用“著作等身”来形容一个作家的多产，但对于父亲来说，就不适用了，他何止是“等身”，简直是“等屋”，用一间大厅来装盛他发表过三千万言的手稿，恐怕都装不下！我真的不知道在中国作家中，还有没有作品数量超过他的？这只好有待文学史家去考证了！

父亲不仅写得多，而且所写的小说一经发表，就会立即引起轰动。在读者群中有《金粉世家》迷、《啼笑因缘》

迷、“张恨水”迷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父亲能够同时写多部小说，最多时，可以同时撰著七部长篇连载小说；不但如此，他从不写草稿，都是在稿纸上一挥而就，早年用毛笔楷书，字迹工整，不潦草，很少涂改。四十年代以后，改用铅笔复写纸撰稿，一式两份，字迹端正清楚，看过他手稿的人，都激赏不已。还有，他在小说中喜欢穿插一些诗、词、歌、赋，以便营造气氛，增强色彩。他在撰写这些诗、词、曲时，也不是等小说写就，再补写诗、词，而是一气呵成，从不间断。这三个特点，被文坛称之为：三绝！

台湾一位研究父亲的学者在论文中说：“‘张恨水现象’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一桩‘传奇’。他不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家喻户晓的小说家，同时还拥有许多‘第一’的头衔，创下了许多无人能及的记录。”他是这样评说父亲的：一、作品产量最多，他是他同时代及他以前作家产量最多的小说家；二、所采用过的文学形式最多，其中包括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杂文、诗（七律、七绝、五律、五绝、古风、歌行、新诗）、词、曲、赋、四六文体、游记、通讯、政论、考证、尺牘、戏评、影评、画评等，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无不涉足尝试；三、所发表过的总字数最多，约三千多万字，这些还不包括那些没有正式发表的文件、习作、画稿、日记、诗、词、曲、小说等；四、读者最多，只要张恨水的小说一刊行，就会造成抢阅的风潮，而且读者分布层极广，从略通文墨的妇女，到学校的中大学生，甚至学者（如陈寅恪、夏济安）、小说家（如张爱玲、高阳）、政治人物（如毛泽东、周恩来）等都是，并不限于某一

特定阶层；五、作品被改编为其他形式作品的例子也最多；六、被冒名之伪作数量最多。在二十世纪小说史上无人能有如此纪录。三四十年代，东北、华北、华东均有大量伪作，东北某城市居然有家“张恨水书店”，专售冒张恨水之作的伪作；七、一生所写小说题材最多，写过：言情、社会、讽刺、侠义、战争、旅行、官场、梨园、校园、市井等等，涉猎之广无人能出其右。其中许多题材也是中国小说史上首见，如战史小说、西北生活实录、裸体模特儿的辛酸等等，从我不全面的简要概括的几个“第一”中，可以看出父亲确是一位很特殊的作家，这也许就是文坛上所说的“张恨水现象”吧？

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朋友们，要我写一点关于父亲的事情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父子二人和沈阳都有着一段因缘。一九二八年，父亲应张学良将军之请，到沈阳与王益和、钱芥尘二先生共同主办《新民晚报》，并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力作——长篇小说《春明新史》。父亲虽然在沈阳工作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但壮伟的沈阳与关东人的豪爽，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曾在《似水流年》小说中，描绘过这座东北名城。我于一九五九年从学校毕业后，曾被分配到辽宁青年京剧团工作，在沈阳生活了三年。这三年虽然正是物资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，但我依然感受到沈阳人的热情与好客。更令人难忘的是，我第一次将我涂鸦的文艺习作，投寄给《辽宁日报》副刊，便蒙采用。看到自己不成熟的东西被铅印出来，有说不出的喜悦与激动！他们为提携奖掖后进，还把我这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，作为副刊的基本作者，虽然我忝位其中，叨陪末座，但对我的一生，却起

了极其有影响的引路作用。我能够借此机会，踏着父亲的人生足迹，去追寻他的心路历程，徜徉在他那充满坎坷崎岖而又激情洋溢的传奇一生，把我知道的父亲写出来，呈献给读者，以报答关东父老对父亲的拳拳缅怀之情和对我的栽培！

中陽先生詩卷
 大溪湖上一鏡開，
 東陽先生空月心。
 西北望見大寧村，
 漢唐遺人劉校門。
 晚鴨魚蝦羅帳裏，
 吐不覺忙年空謝。
 我來此地種花親，
 一笛千味閑東廬。
 小史於此笑其

张恨水诗稿手迹